# 知聖篇

知聖續篇

初用東漢舊法作今古學攷今主王制古林二虎合則兩傷參差膠轕疑不能明戊皇帝之學始知王制專詳中國周禮乃全球治法即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典章土圭之法鄭注用緯書大地三萬里說之大行人藩以內皇九州九九八十一即鄒衍之所本故改今古爲大小所謂王制今學者王霸小一統也周禮古學者皇帝大一統也一內一外一行一志一告往一知來一大義一微言經傳記載無不貫通因本詩易再作續篇方今中外大通

一處士橫議之天下東南學者不知六藝廣大統綜六合惑於中外古今之故倡言廢經中士誤於歧途無所依歸徘徊觀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開中士之智慧收異域之尊親所謂前知微言者不在斯歟將來大地一統化日舒長五歷周流寒暑一致至聖之經營與天地同覆幬六藝春秋小始易象大終由禹甸以推六合者其說皆具於周禮正浮海洋施之運會驗小推大俟聖之義始顯時會所值不能笑古人之愚而緣經立說理據竟明亦不敢因知我者希而遂自阻也光緒壬寅孟冬則柯軒主人序

小康王道主王制大同帝德主帝德二篇同在戴記一小一大即小大共球之所以分自史公有黃帝不雅馴及删書斷自唐虞之說學派遂有王伯無皇帝雖易大傳有伏羲神農黃帝大戴有五帝德詩書所言皇上帝古帝皇帝帝諸文皆以爲天神於是六經全爲王伯專治中國中庸所云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成虛語矣海外祆教眞足以自立於鬼方各遵所聞兩不相妨中士言時務者含西書無所歸宿何以爲百世可法之道哉今故別撰周禮皇帝疆域攷一書以五帝德爲藍本經史子緯所有皆附錄之此書成則言皇帝之學方有根據足

與王伯之說相峙並立亦如漢師之今古學以此為時務之歸宗庶幾人才盛而聖道昌乎

博士雖為儒家間言大同如小戴禮運伏傳五極韓詩說關雎公羊之大一統儒與道時相出入德行出顏閔文學為游夏時有異聞則文學亦聞皇帝說也禮記孔子與子游論大同列莊論呂梁引子夏云夫子能之而不行者也商不能而知其說孔子論儒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儒道家小人儒王伯儒家故子夏曰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君子不為以經師魯齊二派而論魯近儒齊則閎有皇帝如鄒衍游齊而言瀛海五德代謝皆五帝

要旨中國一隅不可言五運也公羊云大一統王伯小皇帝大又云王者孰謂謂文王皇輻十四大州王十八牧二十四方方命厥后各有九州中國文王西武王北元王又有湯王平王汾王王后王公及君王侯王之稱北山云天下王土率土王臣舊以爲一王不知一大州一王西方爲三大井易以二十四子卦當之所謂往來井井非天下只一王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王此大邦四國有王宜君宜王八伯十二牧或六或三皆可稱王齊詩言四始五際即鄒氏五德運行之說緯詳皇帝公羊多主之故予新撰詩解改名齊學以齊學宏衢包公羊

孚鄒氏列莊董何凡大統說皆有之名齊以別魯齊較魯亦略有小大文質之別中國一號齊州歌商歌齊卽中外之分

後世諸學發源四科儒祖文學道原德行論語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讀仁義之義）卽老子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乃四代升降之說皇帝道德王伯仁義政事科專言王伯德行科專言皇帝論語言皇帝崇尚道德者不一而足無爲無名與道家宗旨尤合道爲君道南面之學爲顏閔二冉之所傳治中國用仁義以仁義治全球則致遠多泥道家集四科之大成用人而不

自用與孔子論堯舜同惟道家詳大同兼瀛海治法宋元以前中國閉關自守仁義宗法謹守勿墜道家文字雖存大而無用學道者又不知道德詳百世以下治統專說失其宗旨以至爲世詬病此非道德之過乃言道德之過又非言道德者之過時會未至大而無當不得不流於悠謬下論言志章子路公西華冉求爲政事言語王伯之學曾晳所言與顏子農山宗旨全同此章之曾晳即農山之顏曾異（二擡）皇帝之所以異於王伯童冠即用人而不自用春服既成即無思不服詠而歸即皇帝褰裳而去全爲道家宗旨司馬談六家要旨論道家

云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地之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又云儒家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又云道家無爲而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

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也其何由哉（論儒道之分精核分明大抵儒爲中國方內之治道則地中黃帝兼包四極綜合八荒而成者也）

無爲而治屢見於論語詩易是爲微言而後儒顧非之今攷莊子天道篇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

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而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莊子所謂无爲乃君逸臣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之義此莊子所以爲德行科嫡派而詩易之大師後來說無爲者皆失此旨

初攷周禮以爲與王制不同證之春秋尚書左國諸子

皆有譌語因以爲王劉有屢改作删劉一卷丁酉以後乃定爲大統之書專爲皇帝治法書只五官所謂五官春六牲者有明文（大戴言五官數十見）此大統以五官爲主之說也五官者所謂五行之官（曲禮五官之長曰二伯）皇帝有五官亦如天皇之有五歲生帝合則五官共一統分則每官自成一代故每官不用官屬而用官聯惟其爲皇帝治法故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及王伯又只五地中及皇篇與神州是合地球言之鄒衍海外九州或以爲必有傳聞不知大行人之九州實以方九千里附方伯鄒衍之九九八十一州也與職方甚入一小一大小爲

禹州與五服大爲帝輻與皇輻經云九州之外曰蕃國
是帝萬三千里制度藩蕃字通藩以內爲蠻夷鎭三服
大行人合稱三服爲要服鄭注遂以爲周制方七千里
大不合於海州小不同於禹蹟八牧之地至大於王五
倍乃戰國七雄所爲非成康所有鄭君撰述此爲巨謬
又官有小大之分大行人言大九州則可知小行人爲
小九州其以小大分者卽小共大共小球大球小東大
東之義小爲王伯大爲皇帝一書兼陳二統小同王制
大者由王制加三加八以至卅五倍所謂驗小推大是
也特不可於禹州中用其大統之說如封建一云百里

一云五百里疆域一云方五千一云方三萬則枘鑿不入以致爭兢數千年之久而不能定今据本文爲分別之則泮然冰釋怡然理解矣

道家尙黃帝黃帝卽宰我問五帝德之首論語言帝道無爲無名志道據德文質合中含小取大者不一而足（已詳道出德行攷中）列子仲尼篇首與顏子論憂樂大約樂天知命不憂者王伯也既已樂天知命而憂方長者百世以下皇帝之事詩之百憂是也詩云不長夏以革（讀爲丕長謂幅隕既長夏以革變西州爲人州也）湯問篇之夏革與詩同五山之爲民勞五章今西人之謂五大洲也五山十五鰲三番而進

謂三統六千年一更三六十八詩之所謂素絲三五三五在東言釣言弋言御言造罕譬而喻皆以發明詩易諸篇言夢言覺以神形相接分寤寐尤爲詩之要例中央爲夙夜在公王鄭齊爲夙興爲行爲寤爲覺西方幽秦魏爲夜寐爲思爲夢爲神遊爲飛（凡言飛皆謂過游飛相往來）舉一隅以反三故每覺少夢多其六夢思懼喜諸名全與周禮占夢同周禮師說乃在列莊又可知同爲大同之書矣

小大二統古今有六大疑案以學論則公羊周禮道家今古學以帝王論則秦始漢武帝經說皇帝專指百世

以後非說古之三五故秦本紀博士說古之皇帝皆地不過千里則包海外總六合乃俟聖非述古也定矣百世之事無徵不信博士空傳其文河清難俟故於小統經傳秦漢典章勉强坿會大統如始皇并六國威令不出禹貢外仍小一統而非皇帝攷本紀所有章奏制詔全用大統文辭斐然實則羊質虎皮非其事也又如五帝運本謂五大州五帝各王其方始皇自以爲水德當用嚴酷遂以慘刻亡天下不得不謂爲師說之誤又如漢武帝征伐夷狄北方開通頗廣然均在禹貢要荒內當時經師博士因大統之說無所坿麗亦遂移以說之

後世遂以秦皇漢武眞爲經說之皇帝一誤無外一誤以大說小如封禪爲皇帝典禮小統王伯不得用之秦漢乃躬行實擧史記因之著封禪書亦其失也

齊詩四始五際皆詳大統之學新周王魯故宋絀杞皆爲後世言故曰新周非舊周周召分陝卽緯以十二國配律呂十二次等條皆爲大統專說鄒子五帝終始卽齊詩之四始五際爲五大州言漢師强以說堯舜三代

周禮與王制大小不同周禮與詩皆自以小大分小爲王伯大爲皇帝小爲魯詩說大爲齊詩說以小說尚書爲今文之誤以人說詩則不免爲齊學之誤如周禮本

大統鄭君誤以為中國周朝典章欲于中國五千里內并行王制周禮二說互鬬數千年不休今古學之宗派由是以立古文家并欲强諸經堯舜夏殷之治盡同於周禮（如鄭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也）魯詩以王伯說詩其失正同鄭君三派雖早晚不同亦互有得失

儒家為博士嫡派以王伯為主兼言皇帝如大戴秦本紀博士說及伏韓董諸書所言大統之治是也道家專言皇帝鄙薄王伯其正言莊論與博士如出一手無有異同今中國學派大抵宗儒家泰西諸國皆於墨學為近子家為合治全球之學術風俗不同政教亦略有損

益各家不無偏駁然稍附薑桂爲病而設矯枉過正自成一家必然之勢道家采儒墨撮名法卽不主故常因變設施之本旨海禁未開以前如冬葛夏裘以無用而見輕遂爲世所詬病海禁旣開以後乃知其書專言海外爲詩易嫡派取歸實用各有因宜舊所指目之條孛由誤解今以小大二派列爲宗旨分說六經舉古今所有爭辯出入主奴一掃而空於前六事融洽分明無待煩言自相投契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覆地載美富具存大同合一先見於學問宗派而後天下侯王隨之小疋先大疋下經殿上經非卽此

義歟
說有宗主言各一端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易井無得無喪楚子言楚失楚得孔子猶譏之小康之治以城郭為固大統則毀名城銷鋒鏑小統分土分民諸侯疆域或得或失以皇帝言之合地球為一家無此疆爾界則何得失之足言莊子云凡之亡非亡楚之存非存即易之無得無喪老莊說之可疑者證以詩易而皆通言不一端各有本旨如必攻莊則亦必攻易矣
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先王之志則聖人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云

詩不切緯云書者如也詩者志也又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董子引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按由莊子之言以分畫諸經疆宇六合之外詩易六合之內謂書先王之志謂春秋春秋與尚書爲述古故爲如爲行事爲深切著明以其皆古人已往成事故文義明白至於詩乃百世以下之書心之所之爲志疆宇及乎六合當時未見施行專以俟聖故曰志曰不切至於易爲六合以外推之无極无盡列子夏革即詩之不長夏以革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即易合乾坤爲泰否之說也泰爲大哉否爲至哉曰屬世界八行星

繞日日又帥行星以繞大日釋氏所謂大千世界恆河沙數易下經豐言雖旬无咎天有十日十日為旬象曰宜日中下爻再言日中見斗見沫下經十首卦為十日莊子山經楚辭古緯皆有十日並出之說一日比一王八方卽八日合之二伯為十日此但為大九州言之至于大荒十六牧比于八州為十六日易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四三日合為十二日有甲庚則有壬丙合四千為四岳四岳各該四州葢合大荒為二十日于內為十日並出海外不通專言中國則為射落九日一日抓行葢日雖大不過天地中之一物

故薪以比侯王皇則如天故曰配天以天統日則不可兇詰並不止十日而已（近有像片合地球十王聚照一紙之中郎易之雖句詩之侯句）即所謂十日並出者合今日爲十日當中國閉關之前豈非一日爲明哉車輻象一月三十日內八州八日合二伯爲旬以十干當之所謂天有十日外大荒十六牧合四首四岳爲二十日爲二旬以十二支爲十二牧加以震兌艮巽爲十六牧外四岳爲乾坤坎離爲二十日益于支二十二人合八卦共爲三旬以象一月二十五大州中一州爲轂外二十四州爲三十日以象三十輻

詩以長壽大年爲皇帝之盛事又以疾病爲災厲而福

嗣亦以剛強與弱病分佐治務言謂文明之國極詳衞生英國人民較前人年壽大有進境較以上更加將來進境更未可量云云核天王海王二星遠或百四十年乃繞日一周而成一歲列莊所謂楚之南冥靈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以本地球千年爲一歲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則以本地球萬六千年爲一歲西人天文家以八行星爲日屬日又帥八行星以繞大日則日之行度當遲于恒星者數十百倍卽以本日繞大日計或千年一周萬八千年一周皆屬常理修短不同各盡其理

堯舜之登遐說者以爲褰裳而去列子有以死人爲歸人之說論語之咏而歸即謂死也古者天地相通人可上天所謂飛行乘雲御風者也道家言聖人不死董子亦云皇帝魂魄在廟故大統之義以四帝分四極而王四帝統于一皇二后統于一上帝郊社之禮即享二帝所謂一上帝一感生帝德配天或稱帝或稱天名異實同則郊祀即所以受命於天於上帝感生八極之王同郊上帝分祀感生故受享則降福不弔則降喪亂然則天子之郊祀即如諸侯之朝覲天子有黜陟天則有禍福天之禍福亦考功比績春秋之書異所以警天變亦如

諸侯謹侯度天子干諸侯有慶賞天亦同之且嵩岳降神生申甫以爲方岳則古皇帝亦必天皇所降天皇太乙下降爲晉天之皇就地球言曰降爲皇五方五行星下降爲五帝八行星爲日屬此本界之事所謂日屬之世界故生則爲人死則仍爲星辰傳說之說卽可以驗皇帝故曰聖人不死生死來去皆有所屬故王者之法天如臣之於君人以言命天以道命曰星有行道以示法卽王者之誥命春秋小統兼通大統郊祀與謹天變皆是也

常欲撰大統春秋若無皇帝以八王而論中國東方震

亘恰與春秋之督相同小統以周爲天子齊晉爲二伯大統以日屬世界比則以日爲天子歲星太白爲二伯紀天行以合人事皇帝以上爲神王伯以下爲人推日爲皇推星爲伯以合天人之道仍與春秋之皇帝相同特小統督以上有二等大統則王以上無二等無二等而必求天道以實之則記天事當較詳密不似春秋之猶可疏節濶目推究其極則以皇配天日不過比于方伯天中之日無窮不過取近者十日十六日爲說耳日爲皇行星爲伯月爲小國比於曹許鄶此海禁初開未能混一之法耳將來大統至尊配天爲皇侯牧爲日

故有十日六日之說十二伯總統則為大日中國直如青州一方伯諸行省等於曹莒邾滕薛杞春秋於山東小國別見二十一以為連帥將來大約一行省為一連帥諸行省之上再立七大卒正而宰相必為天子所命一王三監以配三卿則今宰相之制也攷春秋天子三監與本國三卿并立大約方伯時有黜陟不取一姓亦不世卿之義蓋諸侯可世而伯牧不常父死子不代繼故凡本國之事本國三卿治之方伯之事乃三監理之三卿三監合為六人所職有公私之分董子順命篇首言天命須切實言之亦如王之誥命天不言而以道受命道者即

天之九道順天布政因時而變如月令之文是也

余初持先蠻野後文明之說以爲今勝於古孔子之敎今方伊始未能推及海外必合全球莫不尊親方爲極軌與道家之說亦相符合中庸云生今反古災及其身列莊求新不沾沾舊學故以古人爲陳人先王之書爲芻狗跡爲履之所出而非履皆重維新而鄙守舊竊以古之皇帝疆宇實未能及海外皇帝通而三王塞乃百世以後全球合通之事孔子不以爲新創而以爲因陳上古本大中古漸小百世以下又大初則由大而小後又由小推大王伯由孔子制作而以歸之三代古皇帝

亦猶王伯之制由孔子制作而以歸古之王伯是孔子不惟制作王伯兼制作皇帝如說天之宣夜大地浮沈三萬里中四游成四季五大州疆宇大九州名目凡山海經天文地形訓列莊之所稱述皆由孔子於二千年以前預知百世以後之世運而爲之制作西人於二千年以後竭知盡慮銖積寸累合數千年數百國聰明才智勉强而成之事迹孔子已直言無隱中邊俱透不似西人之欲吐若茹不能推盡如三千大千世界恆河沙數釋氏之說發原列莊列莊之師法本於孔子何等明快所謂慧眼天眼是也西人僅恃遠鏡之力宜其不能

與神聖爭聰明初由王伯以窺孔子已覺美富莫踰再即皇帝以觀誠爲地球中亘古一人也已

嘗舉朝覲巡狩二例以說二南鄘衛蓋朝覲則八伯至京二伯帥以見天子覲禮饗畢歸甯二南之爲二伯統八牧朝覲各歸本國周召爲父母八牧爲八之子四見之子于歸即由朝覲後歸甯父母故二南見八牧爲朝覲之禮二伯居而八牧行鄘衛則反此爲二伯行而八伯居大九州有九洛二伯分巡八方各至其國之都爲莊子九洛舊說故鄘衛以二十篇分四帝四正三四隅二每方必有一洛故二篇多言沬妹妹淇浚其原泉諸

地名皆近洛(林落亦然)以中國尚書主康誥妹士妹邦以洛爲中心故外八大州亦繙其意以八洛爲八都會九洛之制全見鄘衞而易下經十首損益居十合一以外八卦亦合爲九洛莊子書多博士典禮九軍與九洛尤爲明著故定詩例以赤道天中爲居爲北極二黃道爲中心外邊黑道爲南四方之中皆爲北四方之邊皆爲南北爲衣南爲裳南於卦爲未濟(以黑道爲南加離于坎上爲火水未濟)故于南巡方謂之未見君子於北方居所朝諸侯爲既濟詩曰既見君子(以赤道爲北加坎于火上爲水火既濟)既以君爲主居中未以伯爲主居外若禹會諸侯於塗山周公會諸侯洛

洛之義王會圖則爲旣見乃大一統之天下也大約鄘衞法春秋爲糾會之事二南則大一統居其所而朝諸侯也

大統有天下一家之例天下大同比于門內和合以皇爲祖以二后爲父母以八士伯仲叔季爲弟兄姊妹坿十六外牧以卒正爲公孫天下大同爲婚媾和好宴樂娶妻生子所謂天作之合篤生文武至于言小則天下分裂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彼此不相通東北乾陽文家主亨西南坤陰質家主貞東北相合爲有父無母西南相配爲有母無父小雅言無父無母悲傷憂苦爲分而

未合雖亦言宜樂但曰爾曰其則自顧其私未能大通必如大雅而後無憂悲哀傷之可言詩易所謂鰥寡孤獨皆謂騫崩彼此畫疆自守不婚媾而爲寇盜他如獨行寡婦獨兮煢獨皆同所謂娶妻生子同車同行同歸同室婚媾皆爲大同言此詩易小大之所以分也別有小大二雅文字不同表

古今天下有二局曰戰國曰一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一統則包二局言一統則有周王言分爭則有列國詩之小大雅易之上下經皆以分合爲起例航海梯山彼此往來如今日可謂中外相通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于易爲咎仍爲戰國之局雖曰交通未能一統小雅之鰥寡孤獨怨女曠夫憂心悲傷號咷哭泣不可言宿歸

復邦族云云爲今天下言之必至大統之後同軌同文既清既平乃爲大雅爲大卦然地球大雲漢三篇亦同以後亦必如中國舊事合久而分故大雅言喪亂憂亡流爲割據之局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今也日蹙國百里小雅前分後合從三小起算大雅前合後分既濟之後有未濟未濟之後有既濟大小分合互相倚伏故上下經小大雅彼此有循環往來之例

易曰卦有小大乾坤八父母爲小否泰八父母爲大小卦內外重複所謂坎坎離離乾乾謙謙必內外婚媾天下大同乃爲大卦如上經乾坤坎離內外卦皆同者小雅分崩之世也大卦則乾坤合爲泰

否泰離合爲既未父母相配男
女觀止婚媾好合所以爲大

易之小大卦即詩之小大雅小大分合易詩皆以既未二字爲標目大同爲既分崩爲未詩之未見則憂既見則喜凡數十見未既即既濟未濟未見之君子爲四岳四方分崩則鰥寡孤獨故曰憂傷既見之君子爲二伯二伯大同則娶妻生子故爲喜樂宴好初合未濟以臻既濟復由既濟以成未濟哀樂相循亦如三統輔環必持盈保泰方能克終易順逆兩讀逆則由未濟以成既濟順則由既濟以成未濟曰始吉終亂示人持盈保泰之意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凡日景之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爲萬五千里）天地之所合也（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四時之所交也（寒暑）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萬物阜安建王國焉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南（如今南美州）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音近泮北）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地中則陰陽和）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地中則一晝一夜）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冰海無晝夜夜則久夜）五旬一覺（詩之寐夢）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尚寐無覺此西南極）四海之齊（中國爲齊州）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

西萬有餘里東極萬二千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南北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東西其民有智有愚知愚即詩之寤寐萬物之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中國儒家其所持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以中國為中東極之北隅東北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蒸列子所云南中北三段即周禮地中之師說也以覺夢比晝夜南北極冰海之地半年晝夜不足以言夢覺積冰苦寒故曰寒暑無辨故曰

赤道常燠合地球而言惟兩黃道兩溫帶以內乃善地兩黑道非善地不足以爲地中也又月令五衣素青黃之外有黑赤合爲五方五色今詩取素青黃而不用赤黑以赤黑當二冰海論語紺緅不飾紅紫不服即不取黑赤二極之義至於素青黃則在緯度之分而不關經度之地同在黃道緯度相合風雨寒暑亦相同然則三統同爲一度實本一地因其周經長分爲三段曰東西中素青黃東西素青皆强立之名實則一中一黃而已故周禮地中與列子中央之國以南北兩極言北南與東西素青對文故三統立都皆在地中二昊亦中非黃帝獨爲中此

地中之中指緯度而以日月寒暑定者由是以推則凡日月寒暑風雨露皆不可以常解說之皆當對二極起例京邑居民有寒暑晝夜風雷雨露而地球中實有無晝無夜無寒無暑之地列子云其陰陽之度審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一覺一寐一字實義必須知地球中有無寒暑晝夜之地而後此一字乃可貴特為地中獨有以此推詩易日月晝夜寒暑生死皆為地中之贊語矣

司服云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攷三服之分則吉以冕凶以弁齊以端冕弁端即吉凶齊也　按王之吉服五冕衮冕毳冕希

冕元冕喪服傳錫衰不在五服之內則以斬齊大功小功緦麻合爲五服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又云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又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今就司服之文分爲三門吉五冕凶五弁齊則言二端以示例三須以素青黃起例各五服以合爲三十服禹貢弼成五服而喪服傳有五服之文葢緦麻小功大功齊斬共爲五服與禹貢五服同文詩素冠素衣素韠舊說皆以爲凶服是素統方萬里爲凶服五服之比例無疑矣東方緇衣羔裘即鄉黨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緇衣

青衿全爲吉服無疑詩于羔裘云逍遙如濡合爲東方吉服之五中央五服爲黃統兼取吉凶以周官言之當爲齊服齊服有吉有凶兼用二服故司服齊服有元端素端元端吉服素端凶服大抵中央以朝服三服居中左取元端右取素端故詩狐裘以朝又曰狐裘在堂車輻圖三十輻三統三分而借用吉凶齊之十五服以實之此以輻隕比衣服之說也且實而按之易之吉凶无咎亦就三服言之吉謂東鄰文凶謂西鄰質咎從卜從各各君各子爲小統分裂合好則爲无咎无咎即合吉凶即无妄无疆无邪易之吉凶无咎亦以三服爲本義

而託之筮辭之吉凶无咎也

易元亨利貞有四德之訓舊以分配四方不知元亨皆屬東乾利貞皆屬西坤元利爲德行亨貞爲性情下經以咸比乾恆比坤咸卽亨恆卽貞乾坤有男女君臣之義亨貞故可互文迫二門平分則男亨女貞亨則志在四方貞則無非無議無遂事之說故乾主元亨至利貞則指變坤坤主利牝馬之貞至元亨則主承乾亨貞爲權經行居之分亦卽中外文質之標目乾之利貞爲泰坤之元亨爲否故大哉乾元爲泰至哉坤元爲否元于乾爲本義于坤爲假借故乾元曰統天坤元曰順承天

也乾以亨爲主不亨則貞坤以貞爲主變貞則亨諸卦爻之亨貞皆從乾坤起例亦如用九用六以乾坤起例也諸卦皆託體於乾坤陽爻主行爲亨反之則爲不變之貞陰主居爲貞而貞動則亦爲亨書曰用靜吉用作凶大抵亨貞卽作靜之義以乾坤爲起例諸卦皆同之者也

言經學者必分六藝爲二大宗一天學一人學人學爲尙書春秋行事明切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天學爲詩易當時海外未通無徵不信故託之比興後世文體有詩文二派文取據事直書詩取寄託深遠尙書緯曰

書者如也詩者志也又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志行之分卽詩文之別孔子之所以必分二派者人事可明言六合以外地輿國號人名事跡不能實指故託之草木鳥獸卦圖陰陽自微言一絶學者遂以孔子所言皆爲春秋之天下而發不知天人之分卽古今之別卽以論語言之爲百世以下天下言者較多于當時海禁未開共球未顯以百世以下之專說坿會時事勿怪其然特先入爲主積非成是非有明著曉之專書不足以發聵振聵故別輯百世可知録專明此理

三千年以前不必有輪船鐵路遠鏡顯微諸儀器非有

能合羣力以格致如今日泰西之事者而瀛海八十一州與四游等說乃遠在數千年上不得其說之所本且西人自明至今言五大洲而已而鄒子乃以爲八十一合於禮制比于經義較西說最爲精密此又何從得之從可知天縱之聖不學而知不學而能至誠前知先天不違且今日大統未成諸經預設之文已如此明備他日實見行事燦然明備不知其巧合又當何如此等識量若徒推測預知能者多矣所謂因時立制數千年以前因心作則以定鴻模天地鬼神名物象數必曲折不違密合無間略窺一班已識梗概宜子貢宰我之以爲

天不可階嗚呼堯舜猶病而謂維摩足以方物乎
鄒子驗小推大卽化王伯爲皇帝之法方里而井可謂
小矣推之小九州而準更推之大九州而準六合之內
取譬于方里而已足此與富家一牧爲家京師地中爲公
如公田顛倒自公退食自公夙夜在公以八州爲八家大田多稼卽謂八
王爲八家合車輻圜爲終三十里象月望三五盈鈌左
右前後爲十千所謂十畝之閒十畝之外十千維耦歲
取十千是也詩以公田比天下爲一大例言耕卽井乾
見龍在田有禽無禽溷道食德飲食醉飽皇道帝德隰
畛主伯亞旅彊以二徂六侯當卽八伯名目皇祖卽上

帝多稌為并家飢饉為譶崩禮記禮耕樂耨亦借田以比治天下之一說也

齊裔為文質標目如今之中外華夷論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以君子二字為文質相合之稱君為君臣之君為東鄰為文家尊尊故目君也子為父子之子為女子為子姓質家親親故目子周頌合文質則君子當直指周頌監于二代論語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專以為質所謂子而不君者也攷二字平對又如父母君婦尸且漆且君子民之父母愷悌君子君子偕老是也又伯四岳皆得稱君子八大州君子為二伯大荒君子為四岳

列莊言六經非陳迹芻狗全爲特創百世以下新法新理作而非述明矣故于詩以疋繙譯爲名專言俟後維新非眞言古人内地則凡帝乙高宗郎高尚宗公之高高宗故以配震奎武王商王元王平王汾王成王康王氏羌荊楚淮夷幽鶯等字固皆繙譯託號也如莫子穆公周公莊公皇父南仲尹氏家伯巷伯孟子亦皆爲託號矣詩述周家祖孫父子如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與大任大姒大姜之義相連不能謂非古人名號不知託古以譯後亦如山川氏羌爲繙譯例亦無不可經既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日本支百世詳其文義爲繙譯無疑矣

不如此則古帝命武湯帝謂文王文王在帝左右皆不能解卽如大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仲任與燕燕仲氏任只同任姓國文何以直目之曰殷商又加之以彼二經古人古地按實求之文義多在離合之間故舊說于平王文王箕子多有別解必望文生訓則僞頌眞晉儒公作矣以此立說又多可疑則以變異舊文不合己意先師改寫之事亦知所不免耳卽如后稷王季公劉周之先祖也經則託之爲二后八王之父行故以大姒爲殷之文文質合爲父母也又如文王武王公子也經則東文西武二王平列實指文質二鄉東西之

牧定以父子說之亦時形齟齬知經非芻狗陳迹則必非眞古人眞古事以疋之繙譯讀之亦如淮夷氏羌物從中國名從主人藉古以喻後亦無不可特言在此意在彼不專爲古人古事而言則固一定之例也

尚書七政古皆以日月五星解之自八行星之說明則七政當[illegible]天王海王不用日月明矣惟西人之命名曰天王海王則可異焉以王命星是十日爲旬八州八王之說也天王之名古同春秋海王之名兼主海外則如商頌矣中國舊說五星配五行今加入二星合地爲八以配八方八風則可以配四方五行則取五去三不可

也然古人五星之說據目見久成定論地球自爲主人則不能與諸曜比亦一定之比例今因侯甸例擬於日屬世界中以日爲上帝爲周頌天王如魯頌海王如商頌一主文一主質天王爲文主海王則爲武王詩所謂文武維后之比以小雅詩之則小弁日天王小宛海王小旻節南山水正月七木兼十月火雨無正金地球爲主人不入數焉天王大于地球八十二倍海王大于地百二十倍道家所謂大者居外小者居內又海王最遠今以居中小者爲四岳以在外者爲二后日爲天子天王海王帥五星以繞日五行星又各有小星如方伯連帥

之職古人無事不法天則二伯八伯卒正知法八行星及諸月而定是即左氏伯帥侯牧以見於王而侯牧又帥子男以見於伯之義八行星自外而內海王天王爲二伯次土中央京師次木東方帝出乎震次火次金次水四時順行始於春終於冬自內而外爲逆行自外而內爲順行亦

順逆往來之說

鄒子海外九州之說至今日始驗學者求其故而不得余以爲經說引大行人九州爲證或又以孔子先知爲嫌案先知乃聖神常事百世可知至誠前知古有明訓宋元以下儒生乃諱言前知然所謂前知不過休咎得

失卜筮占驗之瑣細非謂大經大法先天後天之本領也如以爲孔子不應知鄒子又何以知他如地球四游瀛海五山海外大荒與夫緯書所言河圖洛書之事何以與今西人說若合符節讖書占驗之前知如京郭之流固不足貴若夫通天地之情狀洞古今之治理何嫌何疑必欲掩之乎

列莊推尊孔子以爲聖神其書爲詩易師說學者稟能言之顧道家之言不盡莊論設辭詘譏遂爲世詬病推尋其旨蓋一爲抉微一爲防倣近代古文家說孔子直如鄒胥如書廚墨守誦法去聖人何啻千里故二子著

書極言芻狗陳迹之非所謂迹而非履正以明孔子之爲作而非述以抉其精微也他如詩書發塚盜亦有道設爲恢詭以立聖教之防不使僞儒僉士假經術以文姦又以見聖道自有所在非誦其言詞服其衣冠遂得爲聖人之徒大抵知人難知聖尤難列莊能知聖遂舉後世之誤疑聖人之俗說誤解極力洗抉以見聖人之至大至高非世俗所知非微藐可託故其詬厲之辭使孔子聞之亦相識而笑莫逆于心以見其衞道之嚴世俗顧以爲眞詈訕孔子使所訕辱者果眞則有過人必知孔子當引爲諍友矣尙得以譏訕斥之乎正當藉其

所譏詘以見吾心中之孔子非眞孔子耳

道家諸書全爲詩易師說詩易之不明不能讀諸書之過其宗旨不具論佚典墜義有足以通全經之義例如夏革篇爲詩不長夏以革之說大塊爲詩大球夙夜寒暑之說四極地中九軍爲天子軍制九洛爲上皇六極五常九土各有一中鄘衞兩風專詳此制非是不能解詩易以六情爲例哀樂未既層見叠出非列子記孔顏論憂樂之故無以起例易月望輪輻詩幅幀非老子一轂三十輻之象（二十四州伯牧合二伯四岳六首爲三旬）無以立圖詩思服寤寐非列子旭中一夢一覺與莊子夢覺神形之說不

得其旨乾坤之龍朋剝之貫魚以宮化龍非鯤鵬之論何以知蜩鷽之指周召蟭蟲之郎椒聊乎博士亦傳大統由子夏知其說而不能行而推顏閔仲弓之主皇帝亦由稱述而得十日並出爲侯旬維旬之訓南北二帝報中央之德乃冥升冥豫幽谷之解秋水篇爲河海二字之起文齊俗訓爲顛覆厥德之作用大抵道家說必深入其中諸凡非常可駭皆讀爲常語然後二經可通也

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萬物人所能知道之並行世所罕諭閒嘗統天下諸教而

合論之道家本於德行是爲大成釋出於道天方天主又出於釋不惟楊墨並行不害天主釋迦是亦大同中國夷狄之弱由於崇尚佛教談時務者類能言之夫蠻夷狂獷如冒頓番酋非文教之所能遽化又談時務者之常言古之善醫者因病施方其術不一鍼砭按摩祝由湯藥楛鈌一長不爲名醫近世專尚湯藥習醫者遂專擅一門鄙屑他途亦如言聖學者專習儒家非毀異教攷釋氏出於老子化胡由道變釋因地施教按其宗旨實出樂經定靜安慮大學之教觀其初旨大略相同戒殺所以化夷俗之凶殘貴貞所以防部落之繁庶安

坐乞食諷誦梵咒意在化强爲弱漸訖繼墨與唐宋以下開國大定以後必開館修書所以羈縻英雄銷磨歲月者事出一律其中緣譌踵誤節外生枝萬派千奇不能悉詰然推其根原未能大遠若夫輪回因果亦神道設教無終無始之常理若以其與聖教不合實與今之八股試帖白摺大卷其去聖賢之途未能相遠孔子居中持正老子自任化胡以爲先路一粗一精一終一始至今日地球大通各教乃會其極天下已定偃武修文數百年之後專行孔教釋法盡滅乃古之明說亦或留此一線以爲無告養生之途亦未爲不可人之惡之者

不過因其安坐享厚糈耳天下耗財事多不止此一端又或因人崇奉太過激而毀之則非平心之論總之佛者孔子之先鋒馬上可得天下不足以治天下將來大一統後存亡聽之若未能大統則於化夷不可謂無功也

凡學問皆有中行過不及三等議論不惟諸子即孔孟亦然推類至盡以詆楊墨此求深之說非通論也中行如春秋二分不及與過如寒暑天道有三等乘物甘平中行也寒涼辛熱不能廢攻易乾坤八卦反覆不衰中爻綜卦皆中此中行晝夜寒煖適中之誼長少二局則

互相救必損益乃躋於中故少綜長長綜少長少皆偏救病則非偏不爲功所謂矯枉過直論語記孔子進退之法由也過則以不及救之求也退則以聞斯行告之如就二賢所闢以立宗旨未嘗非孔孟之言則偏執不能爲中法故楊墨二家乃寒暑辛涼物極必反不可專就一面推之必如此推求則孔子之告二賢者即楊墨之宗旨

孟子爲中行楊近始功墨爲終究蓋人方自修則主楊氏大學之明德也專於自明不暇及物跡近自爲學業已成推以及物墨子之兼愛乃新民之宗旨以孟子考

之其言非為我則兼愛非兼愛則為我如伯夷之清為我也伊尹之任兼愛也孟子並推為聖所謂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與墨子相去幾何聖夷尹而斥楊墨貴遠賤近亦以二說非中自具利害以利歸古人以害詆時賢二義互通在讀者之自悟所謂無父無君乃推極其變之辭推伯夷之教可云無君極伊尹之弊亦近無父諸子持論自成一家矯枉者必過其正非過正則其反也必不能中物極必反如日之行從黃道而黑至於黑則必反浮久必沈久升必降非永遠推究一往不反故讀諸子當知此義欲明此義當於詩易

求之

從荒陬中言治法則必先兼愛而後可及差等故外夷之教必先兼愛天方天主佛氏莫不以兼愛爲主實即西銘之說西人天主之義發其仁心可以止殺爭先除獷悍示以樂羣非愛不羣非羣不立此從古中外之分也今耶穌救世教較孟荀寬廣則以中國乃八十一分之九也知兼愛爲中行先鋒必至大同然後示以等差禮三本之說所以如近人作以攻祆教者然以從古地球種閡人情必同故今之天主釋氏全同墨氏此一定之機局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易之損益以三四爲中易六爻分三統三四爲黃衣二五爲緇衣一爲地中一爲中國皆有中可言上初失位之卦爲素衣中爲無咎二五爲吉初上爲凶反以二五之中爲過不及如小過中孚是也故下經則以兩濟爲兩極二坎占二黑道二離占兩赤道分合不同而中邊異位經義大統以赤道中心爲居衣臨馭四方以兩黃道及冀兗爲黃裳每邊極南爲裘分爲三終以比卦之三爻如乾坤四初爲居二五爲黃裳三上爲裘服四方顛倒如周召鄘衞八方朝覲巡守圖可見以居爲北地于北極周旋四邊皆南故周召多南字隨向背言八方皆同服[illegible]福音同義同卦之三爻詩之三終皆以衣裳裘爲起例

以赤道地球中心長線爲地中向南而背北四为皆南流中線最長于中分爲三段統曰東西中又以每統所居一方爲中但不言南北故取假用地中爲之三統不用紺緅紅紫然五帝之法南北實有帝既有帝朝諸則車輻圖象月每方十五服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如中國之豫州中天下而立南極向之北極亦向之赤道爲北居以黑道爲南行則亦爲顛倒所謂以北化南以南化北爲既未大顛倒大與小有別小顛倒如初與三四與上于南北兩極分內外卦仍爲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此小變非大變必大顛倒以北易南以南易北如中

爭之以三四爲中取初二以與上五相反覆南北球寒暑全反二分則平取春秋平分以爲中以一短一寒易一長一暑先必分卦爲小顛倒赤者不赤黑者不黑水火既濟平其寒溫二帶本位之陰陽然後合爲大變以夏冬之寒暑相易集其大成詩以未既爲說今定巡守四方分方別時者爲未同主皇居朝覲會同者爲既四帝分方各主一時南無定位分居爲未皇合四方王以地中心爲既如此則三統各以地中爲北居而衣裘之問爲裳爲兩黃道及兩洛詩之中多取此義攷天文家說於長短圈加一斜線由北二十三度半至南二十三

度半以爲黃道則直以赤道之界合爲黃道則不分二
黃道而合爲一大黃道易中爭二五爲中之說
地球中分有兩赤黑道而兩黃道在赤黑中詩之黃裳
黃鳥指黃道言赤狐黑烏指赤黑二道言皇極在赤道
中心爲衣由衣推裘則以黃道爲中兩黑道爲南合兩
赤道地中之中爲居從居至遠荒每方三分極邊之南
皆坐北向南分三段臨馭四方莫不從同居乃地中赤
道以赤爲北極非北方之極所向爲南四時朝宗覲遇
四面皆可爲南故二南四方皆得稱南鄘衛四方皆得
言北也上經北坎南離赤道中分當反覆爲二局如九

宮法（宋以下謂之洛書）爲冬至局坎一離九顛倒爲夏至局離一坎九乃全詩之王鄭齊尚書之周公篇小雅之分方而治則如易之內外卦各三爻以三五爲中如乾坤坎離自卦自綜則爲八卦是也分方之法如以二五爲中上經以之大統則南北合一以兩赤道爲中詩之離離憂心（絺綌維絆）皆謂每方之南邊

易上經三十乾坤坎離泰否六首卦較下經少四卦爲禹州起例禹貢較皇輻圖少東荒四州上經少四卦則以上經配禹州八伯十二牧爲小統下經益以震艮巽兌四卦爲十首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益大繇）故爲上經法

禹州下經總皇輻上下經亦如小大雅以小大二字爲標目小爲古之分封大爲後之合同詩之上下字多指上下經言上下卽古今古今卽小大小大卽文質故上下分圖上爲分封之天下下爲合同之天下以三十卦分三統上爲夏殷周下爲天地人三皇小大相配以分古今此一說也上下各三十六宮上有化小爲大之法所以四卦由乾坤坎離綜卦求之自得既已化小爲大三十六宮與下經同則以上經爲大統地圖如國風六定局不入三統之風又如鹿鳴之前三十卦爲定局但詳由小推大不詳三統下經乃蒙上經大統之文別爲

三皇三統循環之法故上經三十爲三王之三統下經爲三皇之三統三皇之循環在下經不在上經亦如小大疋之分大統由禹州而推所謂叔夏有夏禹甸禹績禹績由禹貢爲車輻即由小疋變大疋上經變下經之說也下經三十四卦爲大三統三十六卦中分以十二卦爲一統咸恆天統伯旣未地統伯損益人統伯以上經爲案下經每代以十二卦調劑之故爲三統並陳之如用則但詳一代二後可從略然下經有伯無君君皆在上經乾主咸恆坤主旣未泰否合主損益蓋經取義不止一端或合或分宗例遂變特以下經三統調用上

經定局盖仿國風六定九行之例上下各有一三統皇
王所以不同始小終大則即變小爲大之本例
說卦方位爲周都雍故以乾居西北八州合於方位以
大統言則加下經以十卦分九洛用大卦爲主此方位
八卦有小大之分卦以綜言之長即變少少即變長震
東自西言之則爲少男兌西自東言之則爲長女大卦
合長男女爲恆益少男女爲損咸爲婚媾娶生與小卦
內外相同者有別惟南北冰海無晝夜寒暑之可言既
未反覆仍爲坎離故詩於南北言極東西言罔極東西
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因地異名無有定位南北則曰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三統定都不同左右隨方而改于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又曰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皆南北有極東西無極之說

下經始咸終兩濟於四爻同言貞吉悔亡合內外爲一爲六爻重覆之卦故曰悔亡悔亡之卦八乾坤中孚小過臨觀大壯遯爲起例而內變之八少父母如咸恆泰否損益兩濟亦爲悔亡共十六卦外有十六卦同此例

初說詩以日爲天子月爲伯據日屬世界日統行星行星統月之說言之不如車輻日數比于州輻天有十日故八州爲一句其外大荒十六牧合四岳爲二句言[illegible]

輻以象月非獨一日所謂何多日也以地中爲主左日右月日月即夙夜朝夕之義又日月雖小大不同据目見則無别故至尊無上託之於天而以日月寒暑分主四方東日西月北寒南暑又以風雨分陰陽雲從龍龍在東風從虎虎在西小畜不雨其雨日出東山零雨皆于日月寒暑外再以風雨分方而天乃爲之主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日春月西寒北暑南易大傳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中庸日月霜露以雨比霜以風比露故用十干以取天有十日之說八首卦比之節日大約繇以日比王王有三十故日亦有三十但就中國言則一王

一日車輻卅王則爲干支八卦卅日也易之豐曰雖旬無咎桑柔曰其下侯旬又曰維旬維宣旬十日宣當爲二十日維旬爲八州四維宣則大荒四維泰之苞桑爲之統屬詩多言桑以桑爲日也

詩以文爲中國質爲殷商蕩七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七章爲七襄七子爲以文化質周監于殷一文王爲中東七殷商爲七州牧以中國化海外爲以一服八除本方不計故爲七子一章比一州與民勞五章比五大洲同萬不可以爲文王諫紂如女炰烋於中國及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中國鬼方文義明白使爲殷紂言不應外

之於中國且天不湎爾以酒卽西北無酒之說靡明靡晦俾晝作夜非謂長夜之飲乃謂西極與中國晝夜相反且二三四章與時下中西相詬之語如出一轍章首兩上帝舊說皆指爲紂至於其命多辟卽古帝命武湯之義殷武所謂天命多辟也舊解乃以爲紂之命多邪僻尤爲不合文王之於紂不應詬厲如此如謂召康公所擬以臣而擬爲君祖宗之言以諫君且誣其祖宗以詬厲舊君皆非情理所應有似此議論而垂爲經典以爲世法未免非懷刑之義紂至惡文王至聖古來諫書多矣又奚取此乎

周召以南爲名鄘衞則以北爲主周召不言北屢言南鄘衞屢言北而無南字柏舟北流背堂沬北皆爲北葢四篇以居行分二南爲朝覲諸侯會同之法鄘衞爲巡守入洛之法邶居中周召南北鄘衞東西合爲五方五極民勞五章邶首五篇崧高五篇與易上下經同以五極五元起例此詩首五篇當讀爲一篇一皇二王後二大伯王會圖之一成王二夏公殷公二周公召公也天有五常地有五極民勞以下五篇皆以五起例板八章九天八極蕩八章文質八荒抑十二章志言視聽以三分桑柔十六章首四方中央爲謀爲毖下由南而東而

西而北四方十二章嵩高五篇五嶽分篇一方一篇此則合五方言之每篇皆足以嵩高之五合數五方多至五篇仿五帝之法一篇一帝合數五方五五合爲二十五爲五帝故爲大猷遠謨嵩高則一王之五岳五篇尙不敵民勞一篇之大所以爲小也

說苑言北鄙殺伐南方生育王道流南不流北董子陽賓陰空王者貴德賤刑之經義也北球以北極爲北赤道爲南東左西右南球以南極爲北赤道爲南西爲左東爲右顚倒反覆同以所向南面赤道爲中心而背北黑道不取今地中海正當赤道兩冰海皆在北是不北

流之實義所以二南同以南爲名而五帶圖又以長短
二圈中斜線爲黃道是又合南北二南以爲地中所謂
日中又不在崑崙矣以地中爲公所謂顚倒召令維南
北緯度以赤道正中緯線爲中東西經度則無正中線
隨地可中故地中中國經傳已二中並見
地球五大州以五帝分司之逸禮之說詳矣月令五帝
五色東青夏赤中黃西白北黑乃詩於五色獨立三頌
著之素青黃卽東西中論語所謂緇衣羔裘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是也南北不立頌故論語曰不以紺緅飾紅
紫不以爲褻服而以二南司之所謂火正北正之重黎

是也攷地球南北極同爲冰海無晝夜寒暑東西同在黃道緯度故東西無極特南北有之北風赤黑之下言旣亟只且所謂南北極也言無極者昊天罔極士也罔極與此罔極昊天有二東爲大昊西爲少皞昊天罔極卽謂東西二帝西北無極而中央無極可以起矣攷五帝分司之法以地中爲都邑則中國爲震旦西美爲西極青帝建都於中國則西美爲東地中爲西少昊建都於西則以地中爲東中國爲西東西左右由三統京城而定平時背北向南一定不易此東西無極南北有極之說也至于四朝四巡則以居中赤道爲北所面遠服爲南東西二帝互相左右

於詩爲顛倒衣裳齊風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小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公爲京師東西爲左右左右無定由三統京城而顛倒名之此啟明長庚一星所以有二名也攷禮記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分陰分陽一定之例也詩亦以日月分晝夜乃齊風日月皆出東方又云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又東門之枌昏以爲期與夫不日不月靡明靡晦不夙則莫皆顛倒東西而言之蓋素青黃京城不同則東西左右隨之而變風雅中平分三統各言一朝之制故東西之例詳于南北三統平居向南而治非彼此相向巡行首此詩南北二極有定而東

西無定之說也南北有定故周召爲小二伯唐陳爲大二伯唐爲堯都陳爲舜後詩不見堯舜以二風爲伯猶大統皇爲天子帝爲二伯之意也小雅三小後平分三統有菀爲周頌黃帝所謂狐裘黃黃行歸於周魚藻爲青帝王東方魚藻爲東方常華之左右則指西極爲左地中爲右瞻洛爲西極由瞻洛而魚藻由魚藻而有菀即小旻小宛小弁素青黃之次序第三篇之左右則以地中爲左中國爲右此小雅平分三統各見左右不同之證各風中此例尤繁東西左右其文至於數十見不能折中一是今以邶鄘衛王魏齊豳鄭秦九風平分三統一君二臣三三而

九以明三統左右無定之說君居中所從之二國一左一右卽易之一君二臣詩之從兩牡兩肩兩狼也以邶鄘衛爲三統之主王鄭齊豳秦魏各風爲其左右之公卿侯牧也

邶爲周頌如黃帝以地中爲京王以王見國在東豳以伯見主西極鄘衛則鄘東北青帝以中國爲都衛如西極鄭與秦比鄭東左秦西右齊與魏比齊于中國爲東魏于中國爲西三頌三統東西中無極故隨在可爲東西三頌爲皇帝爲士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人之無良二三其德唐爲北方伯如共工陳爲南方伯如祝融

五帝五方以東西中爲皇帝南北爲伯爲女所謂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三統南北常爲伯所謂三歲爲婦三歲貫女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惟其如此唐陳主南北故兩風同言冬之日夏之夜爲南北二極陳風三言東門因三統有三東三西故兩風連類言之非得此說風雅中東西左右無以馭之矣

王風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以三倍之法推之一秋爲三月三秋爲九月則三歲當爲二十七月喪服五服始於緦麻三月終於斬衰三年禮記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是采葛之三月三秋三歲與喪期巧合喪服

皆麻葛所爲舊說以素衣素冠素韠爲喪服東帝爲緇衣羔裘西帝爲素衣麑裘素衣爲麻衣如雪羔裘玄冠不以弔以此知東西之緇衣素衣是以吉服凶服爲起例蓋東南生育西北肅殺生育者樂肅殺者哀詩中哀樂實由吉服凶服而起禹貢弼成五服與衣服之服同字大統十五服羔羊之五紽五緎五總干旄之五之四之六之是也攷禮凶服有五吉服有五齊服有五合爲十五以東服爲吉西服爲凶中服爲齊吉服五冠昏用之冠用緇布冠東南喜樂冠昏屬之西北哀故用凶服中央齊周禮齊服有玄端素端東吉西凶中央兼用之

玄端卽論語之不以弔之玄冠素端卽詩之素冠以喪服五服比疆域則周禮九畿萬里爲緦麻三月帝幅五千里爲三秋星幅三萬里爲三歲齊詩以哀樂爲詩大例孔子論關雎亦言哀樂哀樂實卽吉凶吉服用緇用緣凶服用麻用葛必用吉凶二服立說而后哀樂爲有根且推之易之吉凶疑皆爲此例以齊吉凶三門之十五服立說而后大統之十五服各有宗主推之於易無不可者也裳取七幅在大八州八荒之中布帛幅十五升三十升皆于經各有取義

易上下經有順逆兩讀之法一卦六爻亦有順逆兩讀之法上經以乾坤爲主由中及外則順行至離再由末

濟逆行至咸如北斗陽神之左行團團轉下經陰神由外至內則由咸至未濟順行再由離至乾則爲逆行陽於陽地順陰地逆陰於陰地順陽地逆公羊內中國外諸夏內諸夏外夷狄之法也一卦順逆兩讀者上經由初爻順行至上爻下經由上爻逆行至初爻此下經貞吉悔亡之例而上經之客亦有由上逆行至四下經之客亦由初順行至三此互爲賓主之法也上下經十卦二十四皆同惟下經多四首卦合爲十首卦故曰益之十朋之龜經六首惟泰否相綜連茹之說由屯蒙綜故亦有連如邅如之說由上經泰否至坎離二十卦似坎離爲終無統屬不知泰否統八卦由

臨觀而止坎離亦統八卦逆行由噬嗑而終一順一逆
以示例故中有十六小卦與下經咸恆損益所統十六
卦同下經由震艮至未濟十四卦共六首震艮巽兌不
計以兩濟配坎離各統四卦爲八卦以配坎離損益居
中以統三十二卦所以爲下經十朋大龜建侯之法也
易以順逆分古今往來上自泰否下爲大同爲知來傳
知來者逆神以知來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所
以爲下俟之根本詩易之人名事實皆指後世以下翻
譯之辭斷斷乎不指古人古事故其中名字偶與古人
同萬不可以古人說之以古立說亦萬不能通聖人不

嫌苟同者以二經專言俟聖宗旨既别尚書春秋則所指專爲古人不待知者而决此前賢以古人古事說二經所以流弊無窮也易之帝乙卽後世假干支作記之法乙卽所謂某易之箕子高宗詩之成王平王明明古有其人而舊說不無異解特以實指其人則文義多迕不能不别立一說因此可悟二經必無眞古人也他如長發曰商湯曰商王曰武王又曰元王有聲既曰文王武王又曰王后曰王公又曰皇王望文生訓左支右絀故二經無一定說無一通家凡舊所傳二經解義於經則實無一明切文從字順心安理得之境所以不得不

求古義而變通其說以求微言大義也

尚書周公篇兼言多士多方此從王會圖起義內外已通特未大同混一五王鄭齊爲三王起例王比夏鄭比商齊比魯即詩之魯頌尚書之周公篇王風揚之水四篇爲四岳五山經 鄭風羔裘以下十六篇爲要荒外十六州即堯典之十二州海內經 齊風之東方爲海外八紘八極海外四經 邶風每方二篇初爲八殯燕燕雄雉式微泉水 次爲八紘擊鼓匏葉旄丘北門 次爲八極四風簡兮 與鄭風首五篇爲五山經緇衣東將仲子南叔西大將北清人居中

帝典二十二人爲內外諸侯春秋不及要荒故无外州十

二牧尚書八元八愷加入羲和四凶爲二十二人下經則全有之十首損益爲二伯震艮巽兌既未咸恆爲八伯外有十六牧八監共三十六二十四侯監小卦相綜爲十二共爲二十二以合帝典外諸侯之數特首卦一卦爲一小卦合綜爲二耳然內八州外當爲十六州尚書加於十二牧外再數四凶亦爲十六經有十二州十二牧明文則必以東邊海不立州故外州只十二大統車輻圖則內八州十六不如中國東邊不置此咸恆兩濟所以各統八卦合爲十六牧損益所統八小卦當爲監一卦監一內州二外州州內外共二十四州一州三監

當得七十二監今以八卦當之是三州設一監一監三大夫一監一州以宗例監為天子內臣易蠱詩作監從監古聲監即為蠱故曰幹蠱裕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則蠱字當以監為正王之卿為從王事監則為天子臣故曰高尚其志王事靡監謂從王事者則不能為監周禮大統之書屢言立牧設監詩屢言天監降監皆為蠱卦言也皇為泰否大伯為損益二帝二濟如周召為君子為父母卦所以云為辭父裕母監又作故作胡易匪躬之故詩胡能有定胡然天帝狼疐胡尾胡故皆謂為監由天子使故曰天命降監天監在下也

尚書以妹土爲土中推之大九州當有八妹故莊子有九洛之說詩以此爲大例豳小雅雨言予未有家室未讀爲妹謂西方妹土立有家室如周公曰予未妹(讀如未妹)(舊讀)言予妹以別於中國之妹他如彼其之子(其爲淇)妹者子(妹當爲妹)淇上浚下皆謂各州土中九州有九大荒更有十六妹土也易曰見妹曰歸妹又曰王家王廟王居王庭遇主于巷皆九洛之說故不一而足大凡詩易之主皆以侯牧爲正解故以王比日而曰何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易曰王臣蹇蹇九有則八王布滿天下非一王一國故也他如四國有王王國

克生惟周之楨以天下屬皇帝以國屬王國如中國即曰王國天下不止一國則必不止一王又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又曰帝謂文王故二經之王雖與春秋尙書之王同而自皇帝言之則爲侯牧如秦始皇自稱皇帝則諸侯得以王爲號之制也

詩以上帝爲皇所謂皇矣上帝上帝是皇有皇上帝是也又以皇爲祖所謂皇祖后稷先祖是皇皇尸載起是也天下一家故以皇爲祖二后二帝爲父母八王爲昆弟十六二伯爲子五十六卒正爲孫檜曹是也朝廷君臣閨門父子不用君臣之義而以祖父孫子言之所謂天下

一家縮遠爲近化疏爲親之法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是以二伯爲父母八王即爲民

五帝頌標素青黃論語所謂不取紺緅紅紫鄒子名亦詳龍鳥雲而略水火以二極爲伯所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三歲爲婦之說鄒子於北方以爲共工伯而不王左傳于五常墟外言鄭爲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五極三帝二伯故詩但立三頌而以南北爲重黎致地球南北有極冰海下不成晝夜寒暑非黃中故不入統東西中則就黃道分爲三段皆在地中心詩云女也不爽士也罔極貳此罔極昊天罔極人之無良良讀爲常皆爲東西中

古文家專以好古敏求說孔子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桉春秋尚書爲行事以述古說二經尚可至於詩易全爲百世以後言之事非古事人非古人靜言思之因心作則後儒之說二經亦以爲述古血氣尊親非古所有事本創作以爲師法帝王則宗旨外失故莊列於諸經說貴作賤述至比諸經於芻狗陳迹其言跡者履之所出而非所以爲履諸條皆以賤述貴作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後世經說皆以孔子爲述故極言述之不足貴以明孔子作而非述之宗旨述於小統爲近似至於

大統斷爲作而非述也
大學平天下章歸重絜矩居中爲忠前後左右皆得其宜爲恕絜矩卽忠恕之道論語由求進退卽裁成狂狷以合中行中庸子路問强孔子言南北之强事各不同而折中於君子寬柔以教至君子居之中立而不倚中立爲忠不倚爲恕以下經言之戌東恆西旣北未南四首卦爲前後左右而損益居中以化成之東西以仁義比南北以水火比於東損柔而益以西方之義於西損勇而益以東方之仁北則損水而益火南則損火而益水損其本來之性情而益以相反之學問由也進退之

求也退進之損益之後則温而厲威而不猛温而厲剛
而無虐聖人居中謂劑四方化成萬物不必有所作爲
取四方相成相反之義去其有餘以補不足大學所惡
於前至無以交於右人情好惡喜同柔惡剛勇惡怯熱
惡寒寒惡熱損益之道損其過卽去其所惡益其不足
卽進之以所喜既經損益之後水不易深火不易熱柔
者能剛剛者有柔此絜矩之道自革純民以化成天下
功用全在損益推究其義未嘗不可曰所欲與之聚所
惡勿施爾也但俗解絜矩只能求悅於四方不能化成
於天下乃伯主小康之屬非皇帝甄陶萬物大經也

論語子張問十世章三統之法專主益損　即易二卦名今按以上經言則乾夏坤殷泰否爲損益　以下經言則咸東恆西損益爲損益夏殷爲舊商即文　質二家損益本兼四方包坎離未既而言詳東西青素　而略南北赤黑故但言二代以成三統之制猶學而時　習之章時習爲坤爲殷朋來爲乾爲夏君子居中皇帝　時以損益爲文質以成爲彬彬君子之義月令鷹乃學　習坤之二曰不習无不利故學而時習之爲坤卦之說　攷坤卦二五爻變爲坎象二爲子母雙飛之形乾坤乾　主東北坤主西南時則訓春則鷹化爲鳩到秋則鳩化　爲鷹因時變

化故曰時坎之彖曰習坎坤主西二五變坎爲子母
飛如鷹之學習悅從兌兌西方坤彖曰東北喪朋到乾
東北得朋乾居東二五變而爲離二五變則上下皆從
之爲朋來之彖陽變陰乾之五曰飛龍在天由坤化朋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卽詩之黃鳥于飛其鳴喈喈坤變
爲時習爲學習乾變爲朋來不亦樂乎東方主樂樂爲
文悅爲賁文質彬彬合二代爲君子詩曰憂心悄悄慍
于羣小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慍于羣
小則分崩不合因爲憂心不知不慍則化一爲同皆取
二代以成彬彬之君子孔子之學以皇帝爲歸宿論語

首章即言三皇詩之三頌非爲儒生言訓蒙束脩之事也

言政有新舊黨言學有新舊派大學新民詩之汚澣盤銘曰新皆取維新之義由開闢以至今日由今日以至千秋萬歲初蠻夷而繼文明日新不已臻於美善今之文明遠過古人後來又必遠過今日一定之例也孔子之教創始於春秋推行於唐宋今當百世之運施及蠻貊方始推行海外數千百年後合全球而道一風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乃將來之事非古所有而世俗之說則與此相反皆謂古勝於今中庸言大統行生今反古

我及其身亦初蠻野漸進文明之義乃俗解道家亦貴古賤今如上古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諸說不知此乃道家之反言貴大同賤小康道家定說也今乃賤今貴古必係有爲而言益典章文物後人勝於前人至於醇樸之風則實古勝於今諸家言皇帝王伯升降皆以爲古風湻厚後世澆薄故皇帝功用典章文物則欲其日新月異而性情風俗則欲其反樸還純至新之中有至舊之義百練鋼化爲繞指柔新則至新舊則至舊由小康以臻大同是由春秋以返古之皇帝疆域最大風俗最純宰我所

問之五帝德詩易所謂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西人所著之百年一覺文明則極其文明純樸則極其純樸不用兵爭恥於自私相忘於善不知所謂惡二者並行不悖惟其未能文明所以不能純樸文明為純樸之根文明之至卽純樸之至開闢之初狉狉獉獉乃未至文明之純樸非君子所貴文明之至反於純樸乃為帝王盛業比如孺子執筆書寫天然古趣有善書者所不到然此乃蠻野之文明必考古法就準繩精誠之至神明乎法度老而合於赤子文明與純樸皆盡其長乃為盡美盡善經傳古說兼存二義相反相成各有妙理學者不通

其義偏持一解以爲凡事皆今不如古不知卽純樸一事古來猶雜蠻野必後世之皇帝一統大同文明與純樸交盡乃眞所謂純樸則亦未嘗不後人勝於前人
舊解國風其分配近于百變矣今以易勘合于三終外再詳五九例首五國爲一天子四上公配上經六首以下十風配下經爲八伯二小國所謂其下維旬考王會圖王立于中加邶風二伯周召二公居左右公羊所謂天子三公稱公則二南是也王後夏殷二公居堂下之左公羊所謂王者之後稱公春秋之杞宋鄘衞二風配之五方五帝邶風首五篇綠衣爲邶柏舟燕燕爲周召日

月終風爲鄘衛上經之乾坤坎離居四方以泰否居中臨馭四方一皇四帝此爲羔羊之中五紀左右合爲十千王鄭齊唐曹爲五紘幽秦魏陳檜爲五纓如春秋之八伯二卒正以上五風爲王公以下十風爲侯與小國下經之十日爲旬也合計全風爲一天子二王後二二伯八侯牧二卒正以前五與後十相比邶中居同檜曹周召比陳唐王齊鄭比鄘幽秦魏比衛五王公分司五極十牧庶邦亦分五極于大統爲一皇二皇後二帝后八王牧二伯公以配邶擊鼓以下十篇則當合式微于旄邱東北方三篇西南方二篇以配三頌則邶周魯鄘

商衛配大雅則文王十篇分三皇生民公劉八篇以配周召卷阿以上十八篇配首五風民勞嵩高大小五方以配侯牧之十風小丞則三十輻爲五際五極配首五篇鹿斯以下十二篇配侯牧冉分三統贍洛三衛前四幽秦陳魚藻三鄘前四王鄭爲菀柳三邶後八唐陳總計之則十五國風合爲三皇邶鄘衛五帝周召唐陳合邶三王王幽

周五伯鄭齊秦魏合周、

西人重公公理公法皆不主一偏原本於經詩以九州比井田京爲公八州爲私所謂薄汙我私駿發爾私皆謂八伯之私地所云退食自公夙夜在公皆以公爲京

邑四隅顚倒皆折中于公公者不偏不倚皇極居中一貫之道忠恕之訓卽詩中心恕卽絜矩所謂上下左右前後所惡勿施忠不與詐僞對而與偏倚對卽西人公理之說尸子言孔子貴公孔當爲字誤然一貫卽中卽公許所謂進退維谷論語所謂中行狂狷列班之言公者尤不一而足

天主之說不維諸教同經教亦然卽其專尊天而薄諸神經傳亦同其義余以爲孔子未出中國實亦如此考喪服傳多主天禮三本所言君親師三本皆直剌專主天之非春秋丰天穀梁傳明云爲天下主者天也云云

詩經有駁專於主天之文如天命多辟多辟卽不專主一天董子順命篇尤爲精詳所謂臣以君爲天子以父爲天婦以夫爲天者蓋人人習聞專主一天之說惟知尊天故以三綱託之於天因其所知而化一爲三以爲之本實卽詩多辟之義

漢高祖初定天下還豪傑於關中以消亂也唐宋元明初得天下開文館招致隱逸名宿於其中此師漢高還豪傑之故智而變其局者也國朝崇尚黃教蒙古藏衛熬茶入貢所以馭天驕消外患明效大驗可計數者也

老子與孔子書孔子留駐中國老子自任出關一居一

行一精一粗互相爲用孔子爲老子之統帥佛教爲聖門之前鋒中國沿邊所有夷狄今悉化歸孔教皆由佛教開其先而後徐引之以進於聖人之道蓋四夷風俗喜爭好殺強悍出於性生若驟語以倫常尊親之道勢必悍格不入必先以守貞使其生育不至繁衍以慈悲戒殺消其狂悍之氣然後可以徐徐羈縻之此一定之勢攷列子著書昔人稱爲中國之佛是釋出於道既有明徵凡各教之盛行皆由與其地性情風俗相宜然後能推行不絕盛衰存亡皆視乎此故教通行數百年少有窒礙必有豪傑爲之因時變通以順人情始能歷久

不絶由道生釋由釋生天方由天方生羅馬由羅生天主由天主生耶蘇近今之釋道天方天主耶蘇與前百年或數百年莫不各有變通始則立教以繩人後乃因人情而改教明效大驗又一定之勢也凡各島地開闢其民情風俗不甚相遠中國當開闢之初與今西國同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所尚之教與海外亦無大異天不生孔子於中國開闢之初而必生於春秋之世者開闢之始狉狉獉獉以能興利除害治器利生爲要務不暇及於倫常語曰衣食足禮義興孟子曰飽食煖衣逸無教聖人有憂之中國必待帝王捍災禦難人民繁庶

天乃生孔子進以倫常之道海外必先之以天方耶穌天主開其先而後徐引之以進於孔子此又一定之勢也海外開闢在後以今日形勢觀之大約如中國春秋時之風尚孔子曰百世可知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孔子去今二千五六百年正當百世之時釋家自云佛滅之期亦近在一二百年內荀子禮三本發明聖人君親師三本而斥異端一本尊天之非一本卽西人尊天主而不用君親師是孔教已行之後中國尚有祆教一本故荀子攻之孔子與老子分道揚鑣六藝所言實中國之新教化胡所用乃帝王之舊教開闢之初傳

約爲宜新教已立舊無所用故移中國之舊教以化西方初開之國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世界中一人已足神州先開不能不特生於中國百世以下天心作合海外航海以求教於中國即如各國各生一孔子釋教與孔子所定法滅大通期會皆在此時曦陽一出星月無光佛法絕滅之期即聖教洋溢海外之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世界中盡用孔子之教以歸大同老釋舊教無所用之不得不烟消火滅天方耶蘇天主爲釋教之支流佛教之滅統此數教而言非如今之外教攻擊佛教耶蘇天主盛行而釋教獨滅也中庸云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六合以外道一風同老子雖有開創之功陳涉吳廣不過爲眞主驅除然謂陳吳無功於漢高則非也

中國舊所稱異教曰道曰釋今以道爲皇帝之學歸於詩易所統佛釋雖爲聖教驅除然謂其別爲一派不屬六藝則非攷佛實出列子其推測民物譚空說有皆出於易天堂地獄輪迴一切游魂爲變方生方死之說其善談名理皆出於名家即論語孟子堅白異同之說至於不婚戒殺特因地制宜所以消淫殺之風其精微宗旨流爲宋人道學於樂教尤近故宋人喜言樂記蓋佛

書皆梵語其宗派亦不止一端昔人謂經由繙譯譯皆中
人以老莊之說參入其中然其議論實多出莊老之外
亦非譯者所能僞造總其會歸源出老子與道家之說
大同小異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知其爲因俗立教不必與中國强同聖教大明自消
歸無有則又不必攘臂相爭矣

王韓以莊老說易爲世詬病今乃以莊老爲易詩先師
而不與王韓同病者蓋當時海禁未開不知莊列專言
皇帝由德行科出但剽竊元言流於空渺以莊列論已
失其宗旨推之於易愈見倘恍蓋莊列所言諸經義例

大同典章制度語語徵實亦如王制周禮發明經傳義例精確不移如凡之亡非亡楚之存非存卽說井卦之無得無喪惟自皇帝觀之彼得此失皆在疆宇之內楚弓楚得何得失之足言又如夏革篇卽詩之不長夏以革九雛卽鄘衞二風八侯王之淇沫浚妹之師說天地之外更有大天地卽乾坤之外更有泰否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卽詩之君子萬年萬壽無疆逍遙游之北溟之鯤圖南之鵬卽乾之龍坤之朋書爲行詩爲志百世大統之治未見之實行故託之於思夢神游詩言志詩無志字以思代之詩多言鬼言游卽齊思神游之說

無爲而無不爲卽君逸臣勞舜無爲有五臣而天下治之意孔子因百世以後之事無徵不信故託之於歌謠占筮莊列師此意故不莊語而自託於荒唐至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謂聖人無死地大道長存而後人誤讀大道爲大盜孔子作春秋以表桓文之功孟子主王道則斥二伯之非莊列專言皇帝故尊道德而薄仁義與孟子貴王賤伯之意同韓昌黎不知道德仁義爲皇帝王伯之分乃以道德爲虛名王韓之流以此說老莊失其旨矣其書於孔子有尊崇者有詆毀者其尊崇者爲莊語其詆毀者皆隱指後世儒家不善學者之流弊如詩

書發塚盜亦有道皆指後世僞儒言之所以峻其門牆如盜跖豈不知其不同時以此見其寓言王韓不惟不知經先失老莊之意今者車輻脫地球通由言內之意以推言外之旨誠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與王韓之解有虛實之不同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然亦時勢爲之不得爲王韓咎也

子家爲專治海外之學莊子所謂方術今以太史公之六家分配五方中國爲儒家泰西爲墨學前人皆有定論今以刑法屬北方秦本紀言秦當水德尙慘刻南方爲禮爲兄弟以名家歸之決嫌疑別同異以道家居中

輔之以陰陽家史記六家要指道家者流宗陰陽之大順宗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道家統五家如上帝統五帝上天統五天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五者爲五帝德溫東良西恭南儉北讓爲土居中溫儒家良墨家恭名家儉法家讓道家此民勞五章五大州周禮五官春六牲之說也道家爲皇陰陽家爲二伯儒墨刑法爲四岳顛倒反覆以濟其平至漢藝文志六家之外再有四家曰農曰縱橫曰小說曰雜家以居四隅合而爲十六家爲易上經之乾坤坎離否泰十家如下經之十首卦咸恆損益震艮巽兑既濟未濟

上經小下經大今以由小推大例以有定六國風比之

上經兩京泰否比檜曹前離後坎左乾右坤二公二侯比唐陳周召六合五官爲小球一定起例如推則下經十首比三統風既推大又循環兩京損益邶王（康幽衛）前後三內公鄘（既）鄭（震）秦（巽）左右三大伯衞未齊（艮）魏兌九風所編之篇目以配十六牧八監此以風詩配上下六首十首之法也（六定卦九循環六定風九循環）詩至于推三上經則合三十六卦爲一統泰否爲君坎離前後乾坤東西爲八伯（以一卦綜一卦算成二卦）十六牧（乾坤坎離各統八卦）八監（泰否所統八卦）二客（大過綜成二）以一見以明由小推大之例以小畜大畜大過

小過爲之標識一小一大借以立法不再推三統下經不言小故平列三統之德再以六合之法推之小疋首四方三十輻三十篇節四岳四篇三小三上半由大而小下半外收十六篇三統平分十五篇終以八伯先大後小而大疋三十一篇三皇十篇二伯八生民公劉統之五極五民勞以下五岳五嵩高以下終三統雲漢三篇上下二經定局六風循環九風篇章爻卦亦各有表大約明用六合實則三終始壯終衣裳表之法爲讀易一大例也

予丁酉於資中以釋球課同學頗有切合因彙集諸作

以聚珍板印名曰地球新義戊戌己亥續有題合原本共三十題羅秀峯再刻于成都（刻成僅二十題錄多未刻急于出書故缺略太序亦未精審）因分小大而有百種書目之刻庚寅縣志藝文志采序跋加提要所錄大統各書如大學大戴逸周書山海經老子列子莊子尹子尹文呂覽淮南管晏申韓河圖諸緯七經緯史漢詞賦及釋典大統皇帝之說足與王伯相敵因取其地輿諸說輯爲大共圖政事風俗典章注周禮名周禮新義並推考義例以注詩易二經辛丑春暮草稿初畢乃晚得一巨證曰楚辭屈宋與列莊所學宗旨全同騷爲詩餘蓋實詩說先師舉楚辭以

說詩亦如詩樂諸緯精確不移考山海爲地球五洲之古說詩易之于海經亦如春秋尚書之于禹貢楚辭本之爲說地水古帝神祇鳥獸草木如天問諸篇吳氏諸書皆据海經爲說所云遠游上下四旁與列莊之神游飛升六合置身於無何有之鄉大約除名物以外所有章句言語不出于詩則出列莊本本原原均可覆核是屈宋所學同于蒙莊游心泰素步超黃老所著諸篇皆以發明道德宗旨屬疋義例如經之求女卽詩之求諸侯東釣魚西弋隼其事同所云羣小衆女嫉妬讒謗怨詈媾陷亦同于詩以小言邇言邇猷爲讒言爲憂傷喪

亂衆女為諸侯即詩之愠于羣小搆閔既多受侮不少
小疋巧言鹿斯四篇青蠅柏舟谷風等篇皆同盍大同
至公無我凡自私自利五伯攻取諸侯并爭蝸角蚊睫
所謂申韓孫吳蘇張論述以大人觀之所謂譏閔搆脅
所云內美外脩中情衣裳冠服亦同于詩為中外地方
言之春秋寒暑日月霜露亦即四荒四極之起文木蘭
與秋蘭分東西木即詩木瓜木桃木李之字法以瓊佩
為西亦即瓊瑤瓊琚瓊玖之佚文赤松王喬皆為求仙
彭咸即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山名曰丰沮玉門日月所
入有靈山巫咸一巫彭四及即朌姑眞衣抵謝羅共十巫

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與地形訓所言地中相同考彭咸共五六見經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指彭咸以為儀思彭咸之故也夫何彭咸之造思暱彭咸之所聞桉靈山日月所入巫咸巫彭從此升降卽彭咸之所居經中言巫咸作卜別有卜居篇則咸卽巫咸居卽卜居與靈山十巫升降之區明矣或云彭卽靈芬靈山之巫彭彭芬字通屈宋多用海經則卜居從居當卽大荒靈山彭咸為十巫之二蓋可知矣王注以為沈淵之人經固無此意使用沈淵事則列莊故事甚多奚必用此無徵之人

詩尊詳地球五洲之事為莊子六合以內易尊言天道為六合以外道家之乘龍御風楚辭之登天上征國語引尚書絕地天通言顓頊以前人能升天傳述其說蓋專為小統言之至於大統則人實能登天如西人所云日輪中通尚之說列子湯問篇言天地之外更有大天地以易言之乾坤為小天地泰否為大天地二氏登天之說不盡虛空其說皆發源於易如莊列及楚辭所云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天門隲帝京詢太微者百世後必有之事如近西人气球其權輿也易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及上下求索之意日不動地繞日而成晝夜登天入地本謂

人事舊說據渾天家說以登天入地皆指爲日體不謂人事其實非也御風上征之說自楚辭道家以後詞賦家轉相習用所謂遊仙與海外九州之說實足相敵元明以前同以爲悠謬之談無稽之說乾嘉以後地球之說大顯四方四極晝夜反寒暑異近人皆知實有其地實有其事古說信而有徵惟上天之說人尚疑之既無其事則無稽之談何以人人傳習老師宿儒通人碩輔夙以正學自命者亦言之不諱蓋談天說地皆爲經學舊說前人囿於耳目斥爲虛誕紀文達阮文達於中學最號博通乃疑西人五洲之說爲虛誕此專任耳目之

過大地之說今日大顯登天舊義安知千百年後遊天球一週不如今環遊地球一週乎今用莊子說六合以內統歸於詩六合以外統歸於易將秦漢以來所有登天之說彙集一書詳其條列據以說易列莊談地之說前人以為寓言者今一一皆可指實由地推天其事易也乘雲上升物理所有聖神先知垂為典訓必推究其極以為羣經之歸宿一如朱子編近思錄首卷高談玄渺宋太極通書之例夫明天道說陰陽儒家之常語特未能推究其旨猶守井蛙夏蟲之見耳

孔子制作於一定之中立為三統之變三統則為三王

大統則爲三皇三王之說尚書春秋詳之三皇之說則
義存詩易攷詩一風一篇多兼言三統一風不止當一
代如王風始三篇言蒼天以東方爲主爲天統中四篇
言四方以中爲主爲人統末三章言留言采葛爲素統
素統乘權爲西方之伯一風兼三統如著詩之素青黃
三章分三統是三統爲循環大例以此推之易每卦六
爻亦當分三統如乾卦三四爲六爻之中此爲地球地
中黃帝故二爻多言无咎无咎卽黃帝無譚無涯二五
爻爲中國之中爲天統二五多言吉東方爲吉初上爲
西極地中中國爲三四二五之中西極邊遠無中可言

故初上二爻爻詞多言凶素衣麤裘爲凶服一卦六爻分三統三四爲黃衣狐裘二五爲緇衣羔裘六爻分繼三統如詩之一風分應三統實則小王統見于小疋上經大皇統見于大疋下經二經雖以大爲主亦以小配大由小可推大大亦可化爲小也

知聖篇卷下終